

北齐书（下）

列传第十七

张纂 张亮 张耀 赵起 徐远 王峻 王紘

张纂，字徽纂，代郡平城人也。父烈，桑乾太守。纂初事尔朱荣，又为尔朱兆都督长史。为兆使于高祖，遂被顾识。高祖举义山东，刘诞据相州拒守，时纂亦在其中。高祖攻而拔之，以纂参丞相军事。

纂性便僻，左右出内，稍见亲待，仍补行台郎中。高祖启减国封，分赏文武，纂随例封寿张伯。魏武帝末，高祖赴洛，以赵郡公琛为行台，守晋阳，以纂为右丞。转相府功曹参军事，除右光禄大夫。使于茹茹，以衔命称旨。历中外、丞相二府从事中郎。邙山之役，大获俘虏，高祖令纂部送京师，魏帝赐绢五百匹，封武安县伯。复为高祖行台右丞，从征玉壁。大军将还山东，行达晋州，忽值寒雨，士卒饥冻，至有死者。州以边禁不听入城。于时纂为别使，遇见，辄令开门内之，分寄民家，给其火食，多所全济。高祖闻而善之。

纂事高祖二十馀岁，传通教令，甚见亲赏。世宗嗣位，侯景作乱颍川，招引西魏。以纂为南道行台，与诸将率讨之。还，除瀛州刺史。会世宗入为太子少傅。后与平原王段孝先、行台尚书辛术等攻围东楚，仍拔广陵、涇州数城，斩贼帅东方白额。授仪同三司，监筑长城大使，领步骑数千镇防北境。还，迁护军将军，寻卒。

张亮，字伯德，西河隰城人也。少有干用。初事尔朱兆，拜平远将军。以功封隰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高祖讨兆于晋阳，

兆奔秀容。兆左右皆密通诚款，唯亮独无启疏。及兆败，窜于穷山，令亮及仓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，皆不忍，兆乃自缢于树。伯德伏尸而哭。高祖嘉叹之。授丞相府参军事，渐见亲待，委以书记之任。天平中，为世宗行台郎中，典七兵事。虽为台郎，而常在高祖左右。迁行台右丞。

高仲密之叛也，与大司马斛律金守河阳。周文帝于上流放火船烧河桥。亮乃备小艇百馀艘，皆载长锁，锁头施钉。火船将至，即驰小艇，以钉钉之，引锁向岸，火船不得及桥。桥之获全，亮之计也。

武定初，拜太中大夫。薛琚尝梦亮于山上持丝，以告亮，且占之曰：“山上丝，幽字也。君其为幽州乎？”数月，亮出为幽州刺史。属侯景叛，除平南将军、梁州刺史。寻加都督扬、颍等十一州诸军事，兼行台殿中尚书，转都督二豫、扬、颍等八州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、西南道行台。攻梁江夏、颍阳等七城，皆下之。

亮性质直，勤力强济，深为高祖、世宗所信，委以腹心之任。然少风格，好财利，久在左右，不能廉洁，及历诸州，咸有黷货之闻。武定末，征拜侍中、汾州大中正。天保初，授光禄勋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别封安定县男，转中领军。寻卒于位，赠司空公。

张耀，字灵光，上谷昌平人也。父凤，晋州长史。耀少而贞谨，颇晓史职。解褐给事中，转司徒水曹行参军。义旗建，高祖擢为中军大都督韩轨府长史。及轨除瀛、冀二州刺史，又以耀为轨谘议参军。后为御史所劾，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罪挂网者百有馀人，唯耀清白独免。征为丞相府仓曹。

显祖嗣事，迁相府掾。天保初，赐爵都亭乡男，摄仓、库二曹事。诸有赐给，常使耀典之。转秘书丞，迁尚书右丞。显

祖曾因近出，令耀居守。帝夜还，耀不时开门，勒兵严备。帝驻蹕门外久之，催迫甚急。耀以夜深，真伪难辩，须火至面识，门乃可开，于是独出见帝。帝笑曰：“卿欲学郢君章也？”乃使耀前开门，然后入，深嗟赏之，赐以锦采。出为南青州刺史，未之任。肃宗辅政，累迁秘书监。

耀历事累世，奉职恪勤，咸见亲待，未尝有过。每得禄赐，散之宗族。性节俭率素，车服饮食，取给而已。好读《春秋》，月一遍，时人比之贾梁道。赵彦深尝谓耀曰：“君研寻《左氏》，岂求服虔、杜预之纰缪邪？”耀曰：“何为其然乎？《左氏》之书，备叙言事，恶者可以自戒，善者可以庶几。故厉己温习，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。”天统元年，世祖临朝，耀奏事，遇暴疾，仆于御前。帝下座临视，呼数声不应。帝泣曰：“岂失我良臣也！”旬日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诏称耀忠贞平直，温恭廉慎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燕州刺史，谥曰贞简。

赵起，字兴洛，广平人也。父达，幽州录事参军。起性沉谨有干用。义旗建，高祖以段荣为定州刺史，以起为荣典签，除奉车都尉。天平中，征为相府骑曹，累加中散大夫。世宗嗣事，出为建州刺史，累迁侍中。起，高祖世频为相府骑兵二局，典知兵马十有馀年。至显祖即阼之后，起罢州还阙，虽历位九卿、侍中，常以本官监兵马，出内驱使，居腹心之寄，与二张相亚。出为西兖州刺史，纠劾禁止，岁馀，以无验获免。河清二年，征还晋阳。三年，又加祠部尚书、开府。天统初，转太常卿，食琅邪郡干。二年，除沧州刺史，加六州都督。武平中，卒于官。

徐远，字彦遐，广宁石门人也。其先出自广平。曾祖定，为云中军将、平朔戍主，因家于朔。远少习吏事，郡辟功曹。未几，与太守率户赴义旗，署防城都督，除瘦陶县令。高祖以

远闲习书计，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，常征伐，克济军务，深为高祖所知。累历巨鹿、陈留二郡太守。天保初，为御史所劾，遇赦免，沉废二年。显祖以远勋旧，特用为领军府长史，累迁东徐州刺史，入为太中大夫。河清初，加卫将军。二年，除使持节、都督东楚州诸军事、东楚州刺史。天统二年，授仪同三司、卫尉。四年，加开府、右光禄大夫。武平初卒。

远为治慕宽和，有恩惠。至东楚，其年冬，邑郭大火，城民亡产业，远躬自赴救，对之流涕，仍为经营，皆得安立。长子世荣，中书舍人、黄门侍郎。

王峻，字峦嵩，灵丘人也。明悟有干略。高祖以为相府墨曹参军，坐事去官。久之，显祖为仪同开府，引为城局参军。累迁恒州大中正、世宗相府外兵参军。随诸军平淮阴，赐爵北平县男。除营州刺史。营州地接边城，贼数为民患。峻至州，远设斥候，广置疑兵，每有贼发，常出其不意要击之，贼不敢发，合境获安。先是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八百余人，因此朝贡遂绝。至是，峻分命将士，要其行路，室韦果至，大破之，虜其首帅而还。因厚加恩礼，放遣之。室韦遂献诚款，朝贡不绝，峻有力焉。初，茹茹主庵罗辰率其馀党东徙，峻度其必来，预为之备。未几，庵罗辰到，顿军城西。峻乃设奇伏大破之，获其名王郁久闾豆拔提等数十人，送于京师。庵罗辰于此遁走。帝甚嘉之。迁秘书监。

废帝即位，除洛州刺史、河阳道行台左丞。皇建中，诏于洛州西界掘长堑三百里，置城戍以防间谍。河清元年，征拜祠部尚书。诏诣晋阳检校兵马，俄而还邺，转太仆卿。及车驾巡幸，常与吏部尚书尉瑾辅皇太子、诸亲王同知后事。仍赐食梁郡干，迁侍中，除都官尚书。及周师寇逼，诏峻以本官与东安王娄睿、武兴王普等自邺率众赴河阳御之。车驾幸洛阳，以悬

瓠为周人所据，复诏峻为南道行台，与娄睿率军南讨。未至，周师弃城走，仍使慰辑永、郢二州。四年春，还京师。坐违格私度禁物并盗截军粮，有司依格处斩，家口配没。特诏决鞭一百，除名配甲坊，蠲其家口。会赦免，停废私门。天统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寻加开府。武平初，除侍中。四年卒。赠司空公。

王紘，字师罗，太安狄那人也，为小部酋帅。父基，颇读书，有智略。初从葛荣反，荣授基济北王、宁州刺史。后葛荣破，而基据城不下，尔朱荣遣使喻之，然后始降。荣后以为府从事中郎，令率众镇磨川。荣死，纥豆陵步藩虏基归河西，后逃归尔朱兆。高祖平兆，以基为都督，除义宁太守。基先于葛荣军与周文帝相知，及文帝据有关中，高祖遣基与长史侯景同使于周文帝，文帝留基不遣。基后逃归，除冀州长史，后行肆州事。元象初，累迁南益州、北豫州刺史。所历皆好聚敛，然性和直，吏民不甚患之。兴和四年冬为奴所害，时年六十五。赠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定州刺史。

紘少好弓马，善骑射，颇爱文学。性机敏，应对便捷。年十三，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，元贞抚其背曰：“汝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诵《孝经》。”曰：“《孝经》云何？”曰：“在上不骄，为下不乱。”元贞曰：“吾作刺史，岂其骄乎？”紘曰：“公虽不骄，君子防未萌，亦愿留意。”元贞称善。年十五，随父在北豫州，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。尚书敬显俊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’以此言之，右衽为是。”紘进曰：“国家龙飞朔野，雄步中原，五帝异仪，三王殊制，掩衣左右，何足是非。”景奇其早慧，赐以名马。

兴和中，世宗召为库直，除奉朝请。世宗暴崩，紘冒刃捍御，以忠节赐爵平春县男，赉帛七百段、绫锦五十匹、钱三万

并金带骏马，仍除晋阳令。天保初，加宁远将军，颇为显祖所知待。帝尝与左右饮酒，曰：“快哉大乐。”纮对曰：“亦有大乐，亦有大苦。”帝曰：“何为大苦？”纮曰：“长夜荒饮不寤，亡国破家，身死名灭，所谓大苦。”帝默然。后责纮曰：“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，舍乐死，尔何为不死？”纮曰：“君亡臣死，自是常节，但贼竖力薄斫轻，故臣不死。”帝使燕子献反缚纮，长广王捉头，帝手刃将下，纮曰：“杨遵彦、崔季舒逃走避难，位至仆射、尚书，冒死效命之士，反见屠戮，旷古未有此事。”帝投刃于地曰：“王师罗不得杀。”遂舍之。

乾明元年，昭帝作相，补中外府功曹参军事。皇建元年，进爵义阳县子。河清三年，与诸将征突厥，加骠骑大将军。天统元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加射声校尉，四迁散骑常侍。武平初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纮上言：“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，必当相与影响，南北寇边。宜选九州劲勇强弩，多据要险之地。伏愿陛下哀忠念旧，爱孤恤寡，矜愚嘉善，舍过记功，敦骨肉之情，广宽仁之路，思尧、舜之风，慕禹、汤之德，克己复礼，以成美化，天下幸甚。”

五年，陈人寇淮南，诏令群官共议御捍。封辅相请出讨击。纮曰：“官军频经失利，人情骚动，若复兴兵极武，出顿江淮，恐北狄西寇，乘我之弊，倾国而来，则世事去矣。莫若薄赋省徭，息民养士，使朝廷协睦，遐迩归心，征之以仁义，鼓之以道德，天下皆当肃清，岂直伪陈而已！”高阿那肱谓众人曰：“从王武卫者南席。”众皆同焉。寻兼侍中，聘于周。使还即正，未几而卒。纮好著述，作《鉴诫》二十四篇，颇有文义。

史臣曰：张纂等并趋事霸朝，申其功用，皆有齐之良臣也。伯德之恸哭伏尸，灵光之拒关驻蹕，有古人风焉。

赞曰：纂、亮、耀、起，徐远、纮、峻，奉日高升，凌风

远振。树死拒关，终明信顺。

列传第十八

薛琚 敬显俊 平鉴

薛琚，字昙珍，河南人。其先代人，本姓叱干氏。父彪子，魏徐州刺史。琚形貌魁伟，少以干用称。为典客令，每引客见，仪望甚美。魏帝召而谓之曰：“卿风度峻整，姿貌秀异，后当升进，何以处官？”琚曰：“宗庙之礼，不敢不敬，朝廷之事，不敢不忠，自此以外，非庸臣所及。”正光中，行洛阳令，部内肃然。有犯法者，未加拷掠，直以辞理穷核，多得其情。于是豪猾畏威，事务简静。时以久旱，京师见囚悉召集华林，理问冤滞，洛阳系狱，唯有三人。魏孝明嘉之，赐缣百匹。迁吏部，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，不简人才，专问劳旧。琚上书，言：“黎元之命，系于长吏，若得其人，则苏息有地，任非其器，为患更深。若使选曹唯取年劳，不简贤否，便义均行雁，次若贯鱼，执簿呼名，一吏足矣，数人而用，何谓铨衡？请不依此。”书奏不报。后因引见，复进谏曰：“共治天下，本属百官。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、有道直言之士，以为长吏，监抚黎元。自晋末以来，此风遂替。今四方初定，务在养民。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，令三公贵臣各荐时贤，以补郡县，明立条格，防其阿党之端。”诏下公卿议之，事亦寝。

元天穆讨邢杲也，以琚为行台尚书。时元颢已据鄴城。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。议者咸以杲众甚盛，宜先经略。琚以为邢杲聚众无名，虽强犹贼；元颢皇室昵亲，来称义举，此恐难测。杲鼠盗狗窃，非有远志，宜先讨颢。天穆以群情所欲，遂先讨

杲。杲降军还，颢遂入洛。天穆谓琚曰：“不用君言，乃至于此。”

天平初，高祖引为丞相长史。琚宿有能名，深被礼遇，军国之事，多所闻知。琚亦推诚尽节，屡进忠说。高祖大举西伐，将度蒲津。琚谏曰：“西贼连年饥馑，无可食啖，故冒死来入陕州，欲取仓粟。今高司徒已围陕城，粟不得出。但置兵诸道，勿与野战，比及来年麦秋，人民尽应饿死，宝炬、黑獭，自然归降。愿王无渡河也。”侯景亦曰：“今者之举，兵众极大，万一不捷，卒难收敛。不如分为二军，相继而进，前军若胜，后军合力，前军若败，后军承之。”高祖皆不纳，遂有沙苑之败。累迁尚书仆射，卒。临终敕其子敛以时服，逾月便葬，不听干求赠官。自制丧车，不加雕饰，但用麻为流苏，绳用网络而已。明器等物并不令置。

琚久在省闼，闲明簿领，当官剖断，敏速如流。然天性险忌，情义不笃，外似方格，内实浮动。受纳货贿，曲法舞文，深情刻薄，多所伤害，士民畏恶之。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淫逸放恣，琚初与奸通，后纳以为妇。惑其谗言，逐前妻于氏，不认其子，家内怨忿，竞相告列，深为世所讥鄙。赠青州刺史。

敬显俊，字孝英，平阳人。少英侠有节操，交结豪杰。为羽林监。高祖临晋州，俊因使谒见，与语说之，乃启为别驾。及义举，以俊为行台仓部郎中。从攻邺，令俊督造土山。城拔，又从平西胡。转都官尚书，与诸将征讨，累有功。又从高祖平寇难，破周文帝。败侯景，平寿春，定淮南。又略地三江口，多筑城戍。累除兖州刺史，卒。

平鉴，字明达，燕郡蓟人。父胜，安州刺史。鉴少聪敏，颇有志力。受学于徐遵明，不为章句，虽崇儒业，而有豪侠气。孝昌末，盗贼蜂起，见天下将乱，乃之洛阳，与慕容俨骑马为

友。鉴性巧，夜则胡画，以供衣食。谓其宗亲曰：“运有污隆，乱极则治。并州戎马之地，尔朱王命世之雄，杖义建旗，奉辞问罪，劳忠竭力，今也其时。”遂相率奔尔朱荣于晋阳，因陈静乱安民之策。荣大奇之，即署参军前锋，从平巩、密，每阵先登。除抚军、襄州刺史。

高祖起义信都，鉴自归。高祖谓鉴曰：“日者皇纲中弛，公已早竭忠诚。今尔朱披猖，又能去逆从善。摇落之时，方识松筠。”即启授征西。怀州刺史。

鉴奏请于州西故轺道筑城以防遏西寇，朝廷从之。寻而西魏来攻。是时新筑之城，粮仗未集，旧来乏水，众情大惧。南门内有一井，随汲即竭。鉴乃具衣冠俯井而祝，至旦有井泉涌溢，合城取之。魏师败还，以功进位开府仪同三司。

时和士开以佞幸势倾朝列，令人求鉴爱妾刘氏，鉴即送之。仍谓人曰：“老公失阿刘，与死何异。要自为身作计，不得不然。”由是除齐州刺史。鉴历牧八州，再临怀州，所在为吏所思，立碑颂德。入为都官尚书令。

列传第十九

万俟普 子洛 可朱浑元 刘丰
破六韩常 金祚 韦子粲

万俟普，字普拔，太平人，其先匈奴之别种也。雄果有武力。正光中，破六韩拔陵构逆，授普太尉。率部下降魏，授后将军，第二领民酋长。高祖起义，普远通诚款，高祖甚嘉之。斛斯椿逼帝西出，授司空、秦州刺史，据覆鞬城。高祖平夏州，普乃率其部落来奔，高祖躬自迎接，授普河西公。累迁太尉、朔州刺史，卒。

子洛，字受洛干。豪壮有武艺，骑射过人，为乡间所伏。拔陵反，随父归顺，除显武将军。随尔朱荣每有战功，累迁汾州刺史、骠骑将军。及起义信都，远送诚款，高祖嘉其父子俱至，甚优其礼。除抚军，兼灵州刺史。武帝入关，除左仆射。天平中，随父东归，封建昌郡公，再迁领军将军。与诸将围独孤如愿于金墉，及河阴之战，并有功。高祖以其父普尊老，特崇礼之，尝亲扶上马。洛免冠稽首曰：“愿出死力以报深恩。”及此役也，诸军北渡桥，洛以一军不动。谓西人曰：“万俟受洛干在此，能来可来也！”西人畏而去。高祖以雄壮，名其所营地为回洛城。洛慷慨有气节，勇锐冠时，当世推为名将。兴和初卒。

可朱浑元，字道元。自云辽东人。世为渠帅，魏时拥众内附，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，遂家焉。元宽仁有武略，少与高祖相知。北边扰乱，遂将家属赴定州，值鲜于修礼作乱，元

拥众属焉。葛荣并修礼，复以元为梁王。遂奔尔朱荣，以为别将，隶天光征关中，以功为渭州刺史。

侯莫陈悦之杀贺拔岳也，周文帝率岳所部还，共图悦。元时助悦，悦走，元收其众，入据秦州，为周攻围，苦战，结盟而罢。元既早被高祖知遇，兼其母兄在东，尝有思归之志，恒遣表疏，与高祖阴相往来。周文忌元智勇，知元怀贰，发兵攻之。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，西北渡乌兰津。周文频遣兵邀之，元战必摧之。引军历河、源二州境，乃得东出。灵州刺史曹女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，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，克成大业，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，遂资遣元。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。高祖闻其来也，遣平阳守高嵩持金环一枚以赐元，并运资粮，远遣候接。元至晋阳，引见执手，赐帛千匹并奴婢田宅。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，进官爵。元所部督将，皆赏以爵邑。封元县公，除车骑大将军。

讨西魏仪同金祚、皇甫智达于东雍，擒之。迁并州刺史。又与诸将征伐，频有克捷降下。天保初，封扶风王。频从显祖讨山胡、茹茹，累有战功。迁太师，薨。赠假黄钺、太宰、录尚书。元善于御众，行军用兵，务在持重，前后出征，未尝负败。及卒，朝廷深悼之。皇建初，配享世宗庙庭。

刘丰，字丰生，普乐人也。有雄姿壮气，果毅绝人，有口辩，好说兵事。破六韩拔陵之乱，丰以守城之功，除普乐太守。魏永安初，除灵州镇城大都督。周文授以卫大将军，丰不受，乃遣攻围，不克。丰远慕高祖威德，乃率户数万来奔。高祖上丰为平西将军、南汾州刺史。遂与诸将征讨，平定寇乱。又从高祖破周文于河阴，丰功居多，高祖执手嗟赏。入为左卫将军，出除殷州。

王思政据长社，世宗命丰与清河王岳攻之。丰建水攻之策，

遂遏洧水以灌之，水长，鱼鳖皆游焉。九月至四月，城将陷。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，忽有暴风从东北来，正昼昏暗，飞沙走砾，船缆忽绝，漂至城下。丰游水向土山，为浪所激，不时至，西人钩之，并为敌人所害。丰壮勇善战，为诸将所推。死之日，朝野骇惋。赠大司马、司徒公、尚书令，谥曰忠。子晔嗣。

破六韩常，字保年，附化人，匈奴单于之裔也。右谷蠡王潘六奚没于魏，其子孙以潘六奚为氏，后人讹误，以为破六韩。世领部落，其父孔雀，世袭酋长。孔雀少骁勇。时宗人拔陵为乱，以孔雀为大都督、司徒、平南王。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，诏加平北将军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卒。常沉敏有胆略，善骑射，累迁平西将军。高祖起义，常为附化守，与万俟受洛干东归，高祖嘉之，上为抚军。与诸将征讨，又从高祖攻击诸寇，累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，封平阳公，除洛州刺史。常启世宗曰：“常自镇河阳以来，频出关口，太谷二道，北荆已北，洛州已南，所有要害，颇所知悉。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，经赤工坂，是贼往还东西大道，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，贼之粮饷，唯经此路。愚谓于彼选形胜之处，营筑城戍，安置士马，截其远还，自然不能更有行送。”世宗纳其计，遣大司马斛律金等筑杨志、百家、呼延三镇。常秩满，还晋阳，拜太保、沧州刺史，卒。赠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太傅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假王，谥曰忠武。

金祚，字神敬，安定人也。性骁雄，尚气任侠。魏正光中，陇右贼起，诏雍州刺史元猛讨之，召募狼家，以为军导，祚应选。以军功累迁龙骧将军、灵州刺史。高祖举义，尔朱天光率关右之众与仲远等北抗义师。天光留祚东秦，总督三州，镇静二州。天光败，归高祖，除车骑大将军。邙山之战，以大都督

从破西军。祚除华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别封临济县子，卒。赠司空。

韦子粲，字晖茂，京兆人。曾祖闾，魏咸阳守。父隼，都水使者。子粲仕郡功曹史，累迁为大行台郎中，从尔朱天光平关右。孝武入关，以为南汾州刺史。神武命将出讨，城陷，子弟俱破获，送晋阳，蒙放免。以粲为并州长史，累迁豫州刺史，卒。初，子粲兄弟十三人，子侄亲属，阖门百口悉在西魏。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，多致诛灭，归国获存，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。谐与粲俱入国。粲富贵之后，遂特弃道谐，令其异居，所得廩禄，略不相及，其不顾恩义如此。

列传第二十

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晖业 元弼 元韶

元坦，祖魏献文皇帝，咸阳王禧第七子。禧诛后，兄翼、树等五人相继南奔，故坦得承袭，改封敷城王。永安初，复本封咸阳郡王，累迁侍中。庄帝从容谓曰：“王才非荀、蔡，中岁屡迁，当由少长朕家，故有超授。”初，禧死后，诸子贫乏，坦兄弟为彭城王勰所收养，故有此言。

孝武初，其兄树见禽。坦见树既长且贤，虑其代己，密劝朝廷以法除之。树知之，泣谓坦曰：“我往因家难，不能死亡，寄食江湖，受其爵命。今者之来，非由义至，求活而已，岂望荣华。汝何肆其猜忌，忘在原之义，腰背虽伟，善无可称。”坦作色而去。树死，竟不临哭。

坦历司徒、太尉、太傅，加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宗正、司州牧。虽禄厚位尊，贪求滋甚，卖狱鬻官，不知纪极。为御史劾奏免官，以王归第。寻起为特进，出为冀州刺史，专复聚敛。每百姓纳赋，除正税外，别先责绢五匹，然后为受。性好畋渔，无日不出，秋冬猎雉兔，春夏捕鱼蟹，鹰犬常数百头。自言宁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不猎。入为太傅。齐天保初准例降爵，封新丰县公，除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坐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，妄说图讖，有司奏当死，诏并宥之。坦配北营州，死配所。

元斌，字善集，祖魏献文皇帝。父高阳王雍，从孝庄于河阴遇害。斌少袭祖爵，历位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斌美仪貌，性

宽和，居官重慎，颇为齐文襄爱赏。齐天保初，准例降爵，为高阳县公，拜右光禄大夫。二年，从文宣讨契丹还，至白狼河，以罪赐死。

元孝友，祖魏太武皇帝。兄临淮王彧无子，令孝友袭爵。累迁沧州刺史，为政温和，好行小惠，不能清白，而无所侵犯，百姓亦以此便之。魏静帝宴文襄于华林，孝友因醉自誉，又云：“陛下许赐臣能。”帝笑曰：“朕恒闻王自道清。”文襄曰：“临淮王奉旨舍罪。”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。

孝友明于政理，尝奏表曰：

令制：百家为党族，二十家为间，五家为比邻。百家之内，有帅二十五人，征发皆免，苦乐不均。羊少狼多，复有蚕食。此之为弊久矣。京邑诸坊，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、二史，庶事无阙，而况外州乎？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，而百家为四间，间二比。计族少十二丁，得十二匹赀绢。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馀族，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。十五丁为一番兵，计得一万六千兵。此富国安人之道也。

古诸侯娶九女，士一妻一妾。《晋令》：诸王置妾八人；郡君、侯，妾六人。《官品令》：第一第二品有四妾，第三第四有三妾，第五第六有二妾，第七第八有一妾。所以阴教聿修，继嗣有广。广继嗣孝也，修阴教礼也。而圣朝忽弃此数，由来渐久，将相多尚公主，王侯娶后族，故无妾媵，习以为常。妇人不幸，生逢今世，举朝既是无妾，天下殆皆一妻。设令人强志广娶，则家道离索，身事迍邅，内外亲知，共相嗤怪。凡今之人，通无准节。父母嫁女，则教以妒，姑姊逢迎，必相劝以忌。以制夫为妇德，以能妒为女工。自云不受人欺，畏他笑我。王公犹自一心，已下何敢二意。夫妒忌之心生，则妻妾之礼废，妻妾之礼废，则女淫之兆兴，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。请以王公